

馬祖常樂府詩考論

郭麗*

摘要：馬祖常樂府詩現存62首，數量在元代少數民族詩人中位居第二，僅次於耶律鑄。馬祖常樂府詩主要分布在《樂府詩集》十二類的相和歌辭、清商曲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新樂府辭六類中，其中以新樂府辭數量最多。這些新樂府辭，大多是唐宋新樂府辭的同題擬作，而宋代新樂府辭又多擬唐人新題樂府而來，這與馬祖常詩「接武隋唐」的特點一致，也與元代詩歌宗唐復古的創作風氣一致。

關鍵詞：元代 馬祖常 樂府詩

馬祖常，字伯庸，世本雍古部，即西域人，是元代中期著名詩人，也是元代大量創作樂府詩的少數民族詩人。學界關於馬祖常詩歌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研究其樂府詩的論文則僅見一篇，且只涉及少量樂府詩，所論也多局限於新樂府詩。¹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人們弄不清究竟馬祖常的哪些詩才是樂府詩，這些樂府詩應該屬於樂府詩的哪個類別，從而無法展開後續研究。因此，引入樂府學的理論和方法，² 理清馬祖常樂府詩的文獻留存情況，補足馬祖常詩歌研究中的這塊短板，為後續馬祖常樂府詩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就顯得十分必要。基於這樣的目的，本文嘗試對馬祖常的存世樂府詩逐一進行考察，並以按語的形式提供判斷依據、給出判定結果。因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是目前為止認可度最高的宋前樂府詩總集，雖然其分樂府詩為十二類的方法曾受到

* 郭麗，首都師範大學 文學院副教授。

1. 段海蓉：〈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讀元代維吾爾族詩人馬祖常的樂府詩〉，《新疆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頁58-63。
2. 吳相洲教授曾系統闡釋樂府學理論，提出三個層面、五個要素的觀點，主張從文獻、音樂、文學三個層面研究樂府學；就具體作品而言，又可以從題名、本事、曲調、體式、風格五個要素進行把握。在三個層面中，文獻研究主要考察樂府活動、樂府詩作和樂府文獻；音樂研究主要弄清樂府詩的音樂形態；文學研究主要把握樂府詩的文學特點。在五個要素中，題名指樂府詩的詩題，本事指與樂府詩相關的故事，曲調指樂府詩所屬調式，體式指樂府音樂形態的文本呈現，風格指樂府詩表現出來的總體特徵。這五個要素保證了樂府詩能夠維護自身特性，以區別於其他詩作。三個層面和五個要素是樂府學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目標是使樂府詩發生、發展、變化的情況和所屬音樂特點以及文學特色得到清晰描述。見吳相洲：《樂府學概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頁26-173。

詬病，但迄今為止仍是認可度最高的分類法。因此，本文的判定結果會清楚表明馬祖常每首樂府詩應該歸屬樂府詩十二類的哪一類別。

昭君

旃車百輛入單于，不恨千金買畫圖。爭似山中插花女，傍家只嫁一田夫。³

按，《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吟歎曲」有〈王昭君〉（一曰〈王明君〉）〈明君詞〉〈昭君歎〉，所詠皆為昭君出塞事。《樂府詩集·琴曲歌辭》又有〈昭君怨〉，亦詠昭君出塞事，然與相和歌辭〈昭君〉諸題不同。馬祖常〈昭君〉主旨、體式均與相和歌辭〈昭君〉諸題同，故當屬相和歌辭。

擬剡亭棹歌六首

棹船雲錦溪頭過，自唱江東新棹歌。照眼水明霞霽雨，侵衣好風日酣荷。
擬剡亭前山水好，如雲如錦靜嬋娟。主人天上吹笙去，屋角青蘿掛紫煙。
門北天南春滿地，香爐丹灶過年年。君王不許還山去，莫言騎馬似乘船。
季真瀟灑風塵外，乞得山陰一曲湖。頭戴黃冠披鶴氅，秋田歸去刈蘿蕪。
仙子秋風紫綺裘，舊家雲錦溪水頭。我今愛酒似李白，便擬饒州似越州。
稽山酒船且莫回，賀老辭朝早晚來。瑤草瓊華滿人世，君王方許下蓬萊。⁴

按，《樂府詩集·相和歌辭》「瑟調曲」有〈棹歌行〉，馬祖常〈棹歌〉體式、題旨與之相同，當出於此，故屬相和歌辭。

擬白頭吟

君家四壁立，妾家萬黃金。憶初未相知，良媒賴鳴琴。遂以身許君，偕老畢所願。如何忍相忘，恩情忽中斷。昨朝雙鴛鴦，今夕守空床。茂陵展嫵婉，還彈鳳求凰。涼月凝玉露，秋聲在庭樹。歌我白頭吟，相子長門賦。紅淚濕夫容，綠苔鬱蔥籠。羞看舊妝鏡，不敢歸臨邛。⁵

按，《樂府詩集·相和歌辭》「楚調曲」有〈白頭吟〉，馬祖常〈擬白頭吟〉為同題擬作，故屬相和歌辭。

南方賈客詞

江岸琅玕悲啼婦，雲光漏日波含霧。瀧船春下鷓鴣林，青幘蠻郎占龍戶。千尋高

3. 楊鐮：《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冊二九，頁375。

4. 《全元詩》冊二九，頁395-396。

5. 《全元詩》冊二九，頁392。

杉生翠微，北人去買蕉葛衣。雞骨卜神銅鑄鼓，卻憶冰紈將北歸。⁶

按，樂府詩在流傳過程中會產生變異。變異指的是名稱有所改變，樂曲沒有太大變化。如雜曲歌辭〈少年行〉後有〈漢宮少年行〉〈長樂少年行〉〈長安少年行〉〈渭城少年行〉〈邯鄲少年行〉等。⁷《樂府詩集·清商曲辭》有〈賈客詞〉，馬祖常〈南方賈客詞〉當由〈賈客詞〉變異而來，故亦屬清商曲辭。

前宛轉曲

紫檀出海南，削成琵琶槽。上有鴛鴦弦，彈曲聲嘈嘈。客問此何聲，新聲名絳桃。一奏桃始華，再奏花枝斜。笑靨頰暈粉，仙源飯蒸霞。度作新聲曲，春樹雙鶯逐。雙鶯逐，擲金梭，魚藻蕩圓波。陌上行車帶結羅，絳桃年少光陰多。⁸

楊花宛轉曲

空中遊絲已無賴，宛轉楊花猶百態。隨風撲帳拂香奩，度水點衣縈錦帶。輕薄顛狂風上下，燕子鶯兒各新嫁。釵頭燼墜玉蟲初，盆裡絲纒銀繭乍。欲落不落春沼平，無根無蒂作浮萍。纈波繡苔總成媚，人間最好是清明。清明豔陽三月天，帝里煙花匝酒船。石橋橫直人家好，小海白魚跳碧藻。榆莢荷錢怨別離，不似楊花宛轉飛。楊花飛盡綠陰合，更看明年春雨時。⁹

按，《樂府詩集·琴曲歌辭》有〈宛轉歌〉，馬祖常〈前宛轉曲〉〈楊花宛轉曲〉當出於此，故屬琴曲歌辭。

古意

秋羅畫雙蝶，涼練透紅綃。鬱紆翠裝積，騰挐鳳盤翹。公子高宴入，水閣芙蓉搖。來禽丹砂紅，石蜜春冰消。歡情光景洽，壯意風雲飄。所期國士知，豈謂虞人招。¹⁰

按，《樂府詩集·雜曲歌辭》有〈淫思古意〉，又有唐人沈佺期〈獨不見〉，一曰〈古意呈補闕喬知之〉。宋人鄭樵《通志二十略·樂略一》「古調二十四曲」於〈淫思古意〉前又有〈古意〉，則〈古意〉當為樂府。唐人盧照鄰〈長安古意〉，《文苑英華》收入「樂府」類。宋人薛季宣作〈古意〉，其《浪語集》置之於「樂府」類。據此數證判斷，馬祖常〈古意〉當為同題擬作，屬雜曲歌辭。

6. 《全元詩》冊二九，頁385。

7. 《樂府學概論》，頁52-54。

8. 《全元詩》冊二九，頁394。

9. 《全元詩》冊二九，頁395。

10. 《全元詩》冊二九，頁285。

古樂府

天上雲片誰剪裁，空中雨絲誰織來。蒺藜秋沙田鼠肥，貧家女婦寒無衣。女婦無衣何足道，征夫戍邊更枯槁。朔雪埋山鐵甲澀，頭髮離離短如草。¹¹

按，《樂府詩集·雜曲歌辭》有〈樂府〉一題，所錄均是題為〈樂府〉之作。元詩既有題為〈樂府〉〈古樂府〉者，又有題為〈小樂府〉者，復有組詩總題為〈古樂府〉然各首既有古題又有新題者。今綜合元代雜曲歌辭及新樂府辭判定準的，¹²可繩之以右列諸條：凡題為〈樂府〉〈古樂府〉者，收入雜曲歌辭；〈小樂府〉為元人小令之別稱，但其齊言詩作當為樂府，故凡題為〈小樂府〉之齊言詩作，收入新樂府辭；組詩總題為〈古樂府〉然各首既有古題又有新題者，古題據《樂府詩集》已有題名分歸各類，新題收入新樂府辭。據此，馬祖常〈古樂府〉當屬雜曲歌辭。

竹枝

城南牡丹一百本，翰林學士走馬來。渡水楊花逐飛燕，翦衣雪影覆春台。

粟侯宅中花一園，客來飲酒費金錢。明朝碧樹春城合，恨不江東問酒船。¹³

按，《歷代竹枝詞》據《元文類》卷四收錄此詩，題作〈竹枝歌〉，題注曰：「京城南粟侯玩芳亭仲淵子方同賞牡丹。」¹⁴《全元詩》亦錄，題作〈南城二首〉，題注曰：「詩題，《國朝文類》卷四作〈竹枝歌京城南粟侯玩芳亭與仲淵子方同賞牡丹〉」。¹⁵《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有〈竹枝〉，馬祖常〈竹枝歌〉當出於此，故屬近代曲辭。

和王左司竹枝詞

翠華宴鎬承恩多，羽林似飛盡沙陀。從臣乞賜官法酒，千石銀甕來灤河。

綠繡簷額翠流蘇，屬囊舍人金僕姑。宮中雲門教坊奏，歌徧竹枝並鷓鴣。

玉繩雙闕回蒼龍，禦溝石甃金水春。螭坳詞臣紫囊在，千年河清今日逢。

竹珠宛轉貫珠勻，襪羅凌波那有塵。書生好酒恨不醉，丞相莫惜車中茵。

日邊寶書開紫泥，內臣珠帽輦步齊。君王視朝天未旦，銅龍漏轉雞人啼。

金爐寶熏留篆雲，花間百舌鳴早春。五坊戲馬賽爭道，傳聲催賜十流銀。

紅藍染裙似榴花，盤蔬釘餠芍藥芽。太官湯羊厭肥膩，玉甌初進江南茶。

11. 《全元詩》冊二九，頁386-387。

12. 郭麗、吳相洲：《樂府續集》（宋遼金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3609，頁4121。

13. 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歷代竹枝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冊一，頁43。

14. 《歷代竹枝詞》冊一，頁43。

15. 《全元詩》冊二九，頁362。

天孫支機織流黃，雜花浮簾宮畫長。忽見琅玕種石上，卻憶羊車來尚方。

太微前陳中天居，萬年樹影高扶疏。漢家諸臣經術士，殿中勸講三王書。

流杯池邊是鎬宮，金輿翠幃逗微風。媯川玉液清如水，湛露承恩樂大同。¹⁶

按，《全元詩》注曰：「詩題，《元風雅》卷十三作〈次韻竹枝詞十首〉。」《全元詩》按語曰：「其五、其六《西湖竹枝集》作〈西湖竹枝詞〉二首收入。」《歷代竹枝詞》亦錄，題作〈和王左司竹枝詞十首〉，作者小傳曰：「詩名敵虞、王。西夏氏之詩振始于《石田集》也。〈竹枝〉蓋和王繼學之作，其音格矯健，類山谷老人云。」¹⁷ 馬祖常〈竹枝詞〉亦當出自《樂府詩集·近代曲辭》〈竹枝〉，故屬近代曲辭。

和王左司柳枝詞十首

郎君巧歌楊柳枝，柳眉初出學月支。隋堤千樹煙光暮，不如柳眉初出時。

春日煙雨秋日霜，曲塵絲織衫袖長。誰言折柳獨送客，章台還堪系馬韉。

鳳城三月草色青，池塘飛絮相飄零。風吹宛轉低撲帳，人間白日流榆星。榆，一作疏。

都門輦路花萬株，塞垣苦寒多白榆。獨憐柳枝弱嫋嫋，春情好寫閨中書。

馬蹄車輪送客去，兩京遊客還未稀。誰因一鬥蒲萄酒，便得涼州刺史歸。

橐駝馴象奴子騎，女郎能舞大小垂。蹀躞獵罷各獻捷，卷唇蘆葉逐手吹。

楊枝桃葉江上逢，喜雲女蘿附高松。白髮滿頭不相見，卻嫌吳音呼我儂。

渭城別歌淒復淒，江都高樓醉眼迷。人生悲樂自古有，莫笑棄妻當鏡啼。

北客到吳亦懊惱，苧衫蘭漿膏飾容。日食海錯一百品，不敢上京來住冬。

槍竿嶺頭紅白花，客行日日不思家。尚食聯送給桂蠹，仙佩屈曲芻蘭芽。¹⁸

按，《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有〈楊柳枝〉，馬祖常〈和王左司柳枝詞十首〉首句即云「郎君巧歌楊柳枝」，則其當出自〈楊柳枝〉，故屬近代曲辭。

憶江南

江上鱸魚三尺長，蓴羹千里入船香。人家石岸都平水，眉嬾吳娃出後堂。¹⁹

16. 《全元詩》冊二九，頁390-391。

17. 《歷代竹枝詞》冊一，頁42。

18. 《全元詩》冊二九，頁389-390。

19. 《全元詩》冊二九，頁383。

按，《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有〈憶江南〉，馬祖常此詩為同題擬作，故屬近代曲辭。

公子行

綠香繡帳垂流蘇，床頭三尺紅珊瑚。十八窈窕秦羅敷，曲房小步璫鳴襦。高堂公子吹笙竽，百斛明珠買艷氈。蘭燈桂漿炙文魚，但苦不駐義和車。²⁰

按，《樂府詩集·新樂府辭》有〈公子行〉，馬祖常此詩為同題擬作，故屬新樂府辭。

老將行送劉宗道總管

南山日暮田間歸，酒酣眼纔見大旗。囊中兵書白魚蠹，禿袖戰袍寄蘭錡。老來數奇不封侯，騎馬閑逐里中兒。聞說西南有滇焚，千里宿莽翳奮蓄。捋須喜上充國策，詔許將軍知尺籍。明發北辭龍尾道，馳入朱天紅帕額。盡呼戍卒晚兜鍪，卻使征夫攜襪襖。自古壯士多行役，嗟哉兵農爾畊射。²¹

按，《樂府詩集·新樂府辭》有〈老將行〉，馬祖常此詩為同題擬作，故屬新樂府辭。

李夫人

未央天子香醺骨，夫人不貯黃金屋。水銅無光澀秋月，留得當年舊蛾綠。瑤台夜佩聲闌珊，沉雲叫雁沙泉寒。二十五弦彈鳳凰，玉釵小燕飛春山。²²

按，《樂府詩集·新樂府辭》有白居易〈李夫人〉，馬祖常此詩為同題擬作，故屬新樂府辭。又，《樂府詩集·雜歌謠辭》又有漢武帝〈李夫人歌〉，寫李夫人卒後武帝之思念，與此不同。

宮詞十首

華清水殿繡夫容，金鴨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鐘。
銀床井冷露漙漙，半臂熏衣釧辟寒。不恨長門冬夜永，小奴休報襪羅單。
長門月轉漏聲催，自熨寒衣減帶圍。休怕官家嫌體弱，細腰曾是楚王妃。
合宮舟泛濯龍池，端午爭懸百彩絲。新賜承恩脂粉噐，上陽不敢妬蛾眉。
繭館縑絲濕翠翹，夫人纖指織龍綃。羅襦雙佩清晨響，只恐君王有晏朝。
八姨粉翠錫千緡，脂盞新妝百寶勻。白髮上陽宮女老，補衣重拆繡麒麟。
卯酒微微解宿醒，催花羯鼓報新聲。君王好錫承恩宴，辛苦邊頭百將營。

20. 《全元詩》冊二九，頁396。

21. 《全元詩》冊二九，頁387。

22. 《全元詩》冊二九，頁303。

露蘭研粉壽陽妝，奩內新燒百刻香。圓舌教成鸚鵡語，偷將玉笛送甯王。

銀河七夕渡雙星，桐樹逢秋葉未零。萬歲君王當甯立，妾身不願命如萍。

花氣烝霞淑景明，望仙樓上看彈鶯。李謩吹笛宮牆外，學得梨園第幾聲。²³

按，宋人張耒有〈宮詞效王建十首〉，《張耒集》置之于「古樂府歌辭」類，則〈宮詞〉為唐人樂府舊題，張耒為作新辭，故屬新樂府辭。²⁴ 馬祖常此詩當擬唐宋人新樂府辭〈宮詞〉而來，亦屬新樂府辭。又，馬祖常《石田文集》置該組詩於「樂府歌行」類，題作〈擬唐宮詞十首〉，且該組詩並非歌行，說明其確為樂府。

元日應制萬年歡

瑞氣祥雲，擁龍光五色，絳闕春回析木，天街秀潤，日月重輝。聖主垂衣，坐治萬國，盡衣冠。朝會鵷行底，濟濟鏘鏘。喜瞻仙仗旌旗，和風動，洽九垓。聽椒花獻頌，白獸尊開。采勝辛盤，民物一時康泰。樂府新裁曲譜，鳳笙起，彤庭雲鬢。青霄外，隱隱嵩呼：延佑與天同大。²⁵

按，《樂府詩集》無此題，《全元詩》亦失收，馬祖常《石田文集》見錄，且置之於「樂府歌行」類，加之此詩非歌行，故當屬新樂府辭。

兩頭纖纖五首

兩頭纖纖沙羅子，半白半黑遼東取。腦腦剝剝琢玉几，磊磊落落舞劍士。

兩頭纖纖小兒繡，半白半黑目中睛。腦腦剝剝海岳兄，磊磊落落將軍營。

兩頭纖纖千畝梔，半白半黑大纛旗。腦腦剝剝解角麋，磊磊落落磨崖碑。

兩頭纖纖北斗杓，半白半黑千金貂。腦腦剝剝山中樵，磊磊落落雲中鵬。

兩頭纖纖蝟上毛，半白半黑筆中毫。腦腦剝剝擊雲璈，磊磊落落斬馬刀。²⁶

按，《樂府詩集》無此題，宋人鄭樵《通志二十略·樂略一》將〈兩頭纖纖〉列入「雜體六曲」，認定其為樂府。宋人范成大有〈兩頭纖纖〉，自序謂之古樂府，則此題當為新樂府辭中的舊題新辭。馬祖常此詩為同題擬作，故亦屬新樂府辭。

23. 《全元詩》冊二九，頁396。

24. 新樂府的新，或是指新題，以區別於古題；或是指新詞，以區別於舊詞；或是指新聲，以區別於舊曲。參看吳相洲：《中國詩歌通史·唐五代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406。

25. 馬祖常著，李叔毅點校：《石田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五，頁110。

26. 《全元詩》冊二九，頁389。

四色詠

赤如扶桑日，青如華嶽松。黑如古琴漆，白如天女胸。²⁷

按，《樂府詩集》無此題，然馬祖常《石田文集》置此詩於「樂府歌行」類，且此詩非歌行，故屬新樂府辭。

西施怨三首

吳王水殿看芙蓉，十二簾櫳晝重。新得西施顏似玉，不教宮漏滴銅龍。

妾家本在苧羅山，一入吳宮便不還。自是夫差心未醒，枉將亡國怨朱顏。

為妾輕身作館娃，妾心刺血報夫差。范生事主還無策，教妾傾人亦可嗟。²⁸

按，《樂府詩集》無此題，然馬祖常《石田文集》置此詩於「樂府歌行」類，且此詩非歌行，故屬新樂府辭。

磨劍詞

黃金陶冶子，為報鑄劍恩。將軍未使時，佩劍立軍門。初斬樓蘭王，衣無點血痕。再斬無義子，馬走不及奔。白髮滿兩耳，將軍不能軍。病臂尚磨劍，天子已修文。²⁹

按，《樂府詩集》無此題，然馬祖常《石田文集》置此詩於「樂府歌行」類，且此詩非歌行，故屬新樂府辭。

贈陳眾仲纈雲辭

纈雲織波射金水，郎君水西著皮履。南階紫塵十丈高，捋須買酒意氣豪。萬里將書憑海鳥，荔枝千顆團團小。天津不隔少微星，閭闔門開夜光曉。³⁰

按，《樂府詩集》無此題，然馬祖常《石田文集》置此詩於「樂府歌行」類，且此詩非歌行，故屬新樂府辭。

朝歌

霧黯山沉樹，風號路起塵。朝歌醉王死，周室又歸秦。³¹

按，《樂府詩集》無此題，然宋人鄭樵《通志二十略·樂略一》將〈朝歌〉列入「時景

27. 《全元詩》冊二九，頁389。

28. 《全元詩》冊二九，頁392。

29. 《全元詩》冊二九，頁394。

30. 《全元詩》冊二九，頁397。

31. 《全元詩》冊二九，頁358。

二十五曲」，認定其為樂府。馬祖常此詩當為同題擬作。據筆者《樂府續集·元代卷》制定的元代新樂府辭收錄標準，此詩符合第十條標準，故屬新樂府辭。³²

為明晰起見，現據《樂府詩集》所分十二類先後為序，將上述考察結果列表如下：

馬祖常樂府詩分類統計表

類 別	題 名	數 量
郊廟歌辭		0
燕射歌辭		0
鼓吹曲辭		0
橫吹曲辭		0
相和歌辭	〈昭君〉〈擬剡亭棹歌六首〉〈擬白頭吟〉	8首
清商曲辭	〈南方賈客詞〉	1首
舞曲歌辭		0
琴曲歌辭	〈前宛轉曲〉〈楊花宛轉曲〉	2首
雜曲歌辭	〈古意〉〈古樂府〉	2首
近代曲辭	〈竹枝歌〉（二首）、〈和王左司竹枝詞〉（十首）、 〈和王左司柳枝詞十首〉〈憶江南〉	23首
雜歌謠辭		0
新樂府辭	〈公子行〉〈老將行送劉宗道總管〉〈李夫人〉〈宮詞十 首〉〈元日應制萬年歡〉〈兩頭織織五首〉〈四色詠〉 〈西施怨三首〉〈磨劍詞〉〈贈陳眾仲纈雲辭〉〈朝歌〉	26首
總 計		62首

綜括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馬祖常詩可確認為樂府詩者共62首。從樂府詩創作數量看，馬祖常在少數民

32. 《樂府續集》（宋遼金元卷），頁4121。

族詩人中位居第二，僅次於耶律鑄。³³

第二，在《樂府詩集》十二類中，馬祖常樂府詩分布在相和歌辭、清商曲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新樂府辭六類中，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舞曲歌辭、雜歌謠辭六類未見其創作歌辭。

第三，在馬祖常創作的六類歌辭中，以新樂府辭為多。這些新樂府辭，大多是唐宋新樂府辭的同題擬作，而宋代新樂府辭又多擬唐人新題樂府而來，這與元人蘇天爵為馬祖常文集所寫的序文〈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中聲稱的其「詩則接武隋唐」³⁴一致，也與元代詩歌宗唐復古的創作風氣一致。³⁵ □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宋元樂府學典籍研究」（21BZW09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元代樂府詩整理與研究」（19YJA751013）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唐代絲綢之路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20JZD047）的階段性成果。）

33. 關於耶律鑄樂府詩的文獻留存，可參看郭麗：〈元代契丹族詩人耶律鑄樂府詩考論〉，《內蒙古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頁5-11。

34. 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五，頁65。

35. 馬祖常詩接武隋唐和元代詩歌宗唐復古的創作風氣時人和後人多有論及。除蘇天爵外，元人陳旅〈石田先生文集序〉也指出馬祖常「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明人胡應麟《詩藪》評馬祖常〈送客歸揚州〉時稱其詩「上接大曆、元和之軌。」清人顧嗣立〈寒廳詩話〉亦云：「延裕、天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楊、範、揭，一以唐為宗，而趨於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虞、揭、馬、宋。」其中的「馬」指的就是馬祖常。今人吳梅在《遼金元文學史》中論及馬祖常詩時也指出：「大德、延佑以後，為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等數人為之巨擘云……其詩才力富健……至元間，蘇天爵請於朝，刊行其集，自為之序，稱其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效慕之。與會稽袁柏、蜀郡虞集、東平王構，更迭唱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其推之者至矣。」可知馬祖常詩接武隋唐以及元代詩歌宗唐復古的創作風氣已是古今學者之共識。